





桓榮丁鴻列傳第二十七

淺草文庫

范曄

後漢書三十七

桓榮傳

子郁

孫焉

曾孫鸞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

續漢書曰榮本齊人遷于龍亢

至榮六棄東觀記曰榮本齊桓公後也

少學

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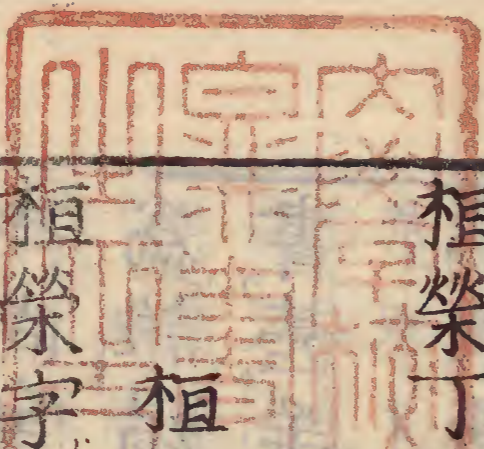
朱普字公文受

業於平當為博士徒衆尤甚見前書

負窶無資字林曰窶空也常客傭

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闕家園至王莽

篡位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





因留教授徒衆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  
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  
輟後復客授江淮閒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  
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  
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爲虎賁中郎將  
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從音七本師  
爲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  
書甚善之謝承書曰何湯字仲弓豫章南昌  
人也榮門徒常四百餘人湯爲高  
第以才明知名榮年四十一無子湯乃去榮  
爲更娶生三子榮甚重之後拜郎中守開陽

門候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  
入明且召請大官賜食諸門候皆奪俸建武  
十六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請雨洛陽令著車  
蓋出門湯將衛士鉤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  
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嘗嘆曰赴赴武夫公侯  
干城何湯之謂也湯以明經嘗授太子推薦  
榮榮拜五更封關內侯榮常拜爲議郎賜錢  
言曰此皆何仲弓之力也  
十萬入使授太子劉攽曰案文  
入使當作使人每朝會輒  
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  
晚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  
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闕楊州從事  
臯弘帝曰俞往汝諧續漢書曰闕字作明俞  
然也然其所舉勅令往



言以能和諧此官謝承書曰卑弘字秦卿吳郡人也家代爲冠族少有英才與桓榮相善

子徽全司因拜榮爲博士引閱弘爲議郎車

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

溫恭有蘊藉蘊藉猶言寬博有韓明經義每

以禮讓相馱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

也音一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

乃罷吹管奏雅頌也後榮入會庭中詔賜竒果受者

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

真儒生也以是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

積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得

出旦一入而已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傳

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

憂家室也不諱謂死也死者人後病愈復入

侍講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傳太子

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

侯陰識可言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

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

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



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伏為太子太傅而以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睿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

再拜歸道

續漢書曰三公東西曹掾四百石餘掾比二百石歸猶謝也

太

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

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

至精豈能與於此此上一句周易擊辭與音頤况以不才

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

達經旨分明章句前書下寬受學於田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

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韓

外傳曰孔子行見臯魚哭孔子曰子非有喪

何哭悲也臯魚曰吾少而好學周流諸侯以

後吾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往而不死追者年也去而不見者親也孔子



曰弟子識之於是也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

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史記曰伏聞太后玉體不安君子於此

三十年拜為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

人桓元卿同飢危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

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

為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

乃若是哉東觀漢記曰榮為太常元卿來侯

今何如元卿曰顯宗即位尊以師禮甚見親

重拜二子為郎榮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教士

書乞身輒加賞賜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

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

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

曰大師在是東觀記曰時執經生避位既罷

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永平

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為五更三雍官也謂明

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

而講說之也下說謂下語乃封榮為關內侯食邑五千戶

書音義曰皆叶天人雍和之氣每大射養老

為之故謂三雍五更解見明紀



東觀記曰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年榮每疾

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

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士帝幸其家問起居入

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

刀劔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

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

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首陽山在

今偃師縣西北也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都講生八

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華嶠書曰榮第子

鳩學子郁嗣華嶠書曰榮長子

論曰張佚評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衆

勳明后知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約賞志士

為之懷恥秦兵圍趙時魯仲連在趙因說今

連壽鍾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能排患解

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

不復見見史記也受爵不讓風人所以興

歌詩小雅角弓篇曰受爵不讓而佚廷議威

援自居全德佚諫云當用天下之賢才而乃

言無玷鉄也莊意者以廉不足乎昔樂羊



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麀以罪作傳並解見

蓋推仁審偽本乎其情君人者能以此察則

真邪幾於辨矣幾近也音

郁字仲恩少以父任為郎敦厚篤學傳父業

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榮卒郁當襲爵

上書讓於兄子汎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

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

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稍遷侍中東觀

議郎遷侍中也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

校定於宣明殿華嶠書曰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

宣明殿在德陽殿後東觀記曰上謂郁曰卿

經及先師致復文雅其冬上親於辟雍自講

所制五行章句已復今郁說一篇上謂郁曰

我為孔子卿為子夏起予者商也又問郁曰

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兒

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

以侍中監虎賁中郎將劉放曰案虛無

字與丁鴻同也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

校尉詔勅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郁數進忠

言多見納錄東觀記曰皇太子賜郁鞍馬刀

後漢書卷之七



愚以為太子上當合聖心下當肅宗即位郁  
卓絕於衆宜思遠慮以光朝廷華燭書曰郁  
以母憂乞身詔聽以侍中行服上書乞身天  
子憂之有詔公卿議議者皆以郁身爲名儒  
學者之宗可許之於是詔郁以侍中行服也  
建初二年遷屯騎校尉和帝即位富於春秋  
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  
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  
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  
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  
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

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

過事自禮記以下至此以上皆大戴禮之文  
也切而不勤謂習與智長則常自切厲  
而不須勤勸者性猶自然也襁縮也襁小兒  
被也保當作襁古字通也史佚成王時史官  
名佚賢者也維持也遺失也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

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

平成聖德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治魯詩蔡

治歐陽尚書並見前書夏侯勝魯人也字長公建初元年張酺魏

應召訓亦講禁中酺等並臣伏惟皇帝陛下

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



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為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為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頃之轉為侍中奉車都尉永元四年代丁鴻為太常明年病卒郁教授一帝恩寵甚篤賞賜前後數百千萬顯於當世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

鄧騭傳曰朱寵字仲

威京兆人也篤行好學從桓榮授尚書位至太尉

初榮受朱普學章

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長音直亮反及

榮入授顯宗滅為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

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子

普嗣傳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

華嶠書曰郁六子普延焉俊鄭良普嗣侯孫傳國至曾孫絕鄭良子孫皆傳學有才能孫

鸞曾孫彬並知名

焉字叔元少以父任為郎明經篤行有名稱

求初元年入授安帝三選為侍中步兵校尉



求寧中順帝立為皇太子以焉為太子少傅  
月餘遷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  
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祿大夫遷太  
常時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焉與太僕來歷廷  
尉張皓諫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順帝即位  
拜太傅與太尉朱寵並錄尚書事焉復入授  
經禁中因讌見建言宜引三公尚書入省事  
省備帝從之以焉前廷議守正封陽平侯固  
視事讓不受視事三年坐辟召禁錮者為吏免復

拜光祿大夫陽嘉二年代來歷為大鴻臚數  
日遷為太常永和五年代王龔為太尉漢安  
元年以日食免明年卒於家弟子傳業者數  
百人黃瓊楊賜最為顯貴焉孫典  
華嶠書曰

早卒中子  
順順字典

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  
華嶠書曰典十一喪

立廉操不取於人門生  
故吏問遺一無所受也  
以尚書教授潁川門

徒數百人舉孝廉為郎居無幾會國相王吉

以罪被誅相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奔官



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為立祠堂盡

禮而去辟司徒袁隗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

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劉放曰案

當政者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

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及黃巾賊起滎陽典奉

使督軍賊破還以牾宦官賞不行在御史七

年不調華嶠書後出為郎靈帝崩大將軍何

進秉政典與同謀議三遷羽林中郎將華嶠

遷平津都尉鈞看令羽林中郎將也○劉放

日案平津非郡何得有都尉蓋是平準令誤

準為津因轉令為都尉也典文為獻帝即位

三公奏典前與何進謀誅閹宦功雖不遂忠

義炳著詔拜家一人為郎賜錢二十萬從西

入關拜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車駕都許遷

光祿勳建安六年卒官東觀記曰鸞父少立操

鸞字始春焉弟子也良龍舒侯相也

行襁袍糟食不求盈餘東觀記曰鸞貞亮之

世濁列郡多非其人恥不肯仕年四十餘時



太守向苗有名迹乃舉鸞孝廉遷為膠東令  
始到官而苗卒鸞即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  
歸淮汝之間高其義後為已吾汲二縣令東  
記曰除陳留已吾長甚有名迹諸公並薦復  
旬月間遷河內汲令徵辟拜議郎劉放曰案徵則上徵之辟則  
諸府辟之議郎當云正而已明  
多辟上陳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倖省苑  
囿息役賦書奏御忤內豎故不省以病免中  
平元年年七十七卒于家子曄  
曄字文林一名嚴東觀記嚴作礪尤修志介姑為司

空揚賜夫人初鸞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於  
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  
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  
祠具曄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  
其貞悛若此也也賓客從者皆祗直其志行  
一餐不受於人仕為郡功曹後舉孝廉有道  
方正茂才三公並辟皆不應初平中天下亂  
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趾東觀記曰礪到吳  
郡楊州刺史劉繇  
振給穀食衣服所以乏者悉不受後東適會稽  
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王朗餉



給糧食布帛牛羊一毛無所留臨去之際屋中  
尺寸之物悉歸付主人纖微不漏移居揚州  
從事屈豫室中中庭橘樹一株遇實熟乃以  
斤藩樹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編繫著樹枝每  
當危亡之急其志彌固  
賓客從者皆肅其行也越人化其節至閭里  
不爭訟為凶人所誣遂死于合浦獄

彬字彥林焉之兄孫也父麟字元鳳早有才

惠華嶠書曰桓帝初為議郎入侍講禁中以

直道忤左右出為許令許縣名今許州許昌縣也病免會

母終麟不勝哀未祥而卒年四十一所著碑

誄讚說書凡二十一篇按摯虞文章志麟見在者十八篇有

九首誄七首七說一首彬少與蔡邕齊名初

舉孝廉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

亦為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

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

章言彬等為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猛雅善

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以為阿黨

請收下詔獄在朝為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

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以廢光和元年卒於

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傷之所著七說及書



凡三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矣以為彬有過  
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夙早也岐行貌也  
日克岐克嶷也。劉放曰按蔡邕本以早成  
為一德傳寫之誤反以岐嶷在下當云夙智  
岐嶷早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採絕高也  
成也辭隆從容絜操也絜下也音乃共樹碑而頌  
焉劉猛琅邪人桓帝時為宗正直道不容自  
免歸家靈帝即位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憲輔  
政復徵用之

論曰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為名儒以取爵位

謂伏生已後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

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  
卿相顯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  
學者為人論語文也為人者憑譽以顯物為己者  
因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為己乎

丁鴻傳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緄字幼春王  
莽末守潁陽尉世祖略地潁陽潁陽城守不  
下緄說其宰遂與俱降世祖太喜厚加賞勞



以綝為偏將軍因從征伐綝將兵先度河移  
檄郡國攻營略地下河南陳留潁川二十一  
縣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  
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綝願封本鄉  
或謂綝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  
孫叔敖勅其子受封必求堯堯之地楚相也  
堯堯瘠薄之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封汝必無居地利也楚越之間有寢丘者甚惡可長有以食也見呂氏春秋也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  
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邑五千戶後徙

封陵陽侯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  
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為都講遂篤志精銳布  
衣荷擔不遠千里初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  
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  
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綬絰於家  
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  
弱而隨師也弱也生不供養死不斂哈皇夫先  
祖並不祐助身被太病不任第土也任也前上  
疾狀願辭爵仲公仲公盛之字也章寢不報迫且當



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求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相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以權行故得申其志耳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弟叔齊餓死於首陽之山吳札吳王壽夢之季子也諸兄欲讓其國季子乃舍其室而耕皆是確時所行非常之道也伯夷當紂時吳札當周之末故言亂也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春秋公卒孫輒立父蒯瞶與輒爭國公羊傳曰輒者曷為蒯瞶之子然則曷為不立蒯瞶而立輒蒯瞶無道靈公逐之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日可以不以父命辭於王命不以家

事辭於王事故駿引以為言也

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

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

國閉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

宗甚賢之續漢書載駿書曰臣聞武王克殷功下車先封之長善顯仁為國之砥礪也伏見丁鴻經明行修志節清妙由是上賢之也

末平十年詔徵鴻至即召見說文侯之命篇

周平王東遷洛邑晉文侯仇有輔佐之功平王賜以車馬弓矢而命之因以名篇事見也尚書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稟給也公車署各公車所在因

以待命故令給食焉與博士同禮項之拜侍



中十三年兼射聲校尉建初四年徙封魯陽

鄉侯東觀記曰魯陽鄉在尋陽郡也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

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

異於北宮白虎觀廣平王羨明帝子也東觀記曰與太常樓望少府成

封也騎校尉桓郁衛士令賈逵等集議使五

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

上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

稱之帝數嗟羨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

公東觀記曰上歎嗟其才號之曰殿中無雙亦同而此書

獨作時數受賞賜擢徙校書劉攽曰案漢

已鴻已為二千石不當以校書為擢徙也明衍校書二字遂代成封為少

府門下由是益盛遠方至數千人彭城劉愷

北海巴茂九江朱伉皆至公卿元和三年徙

封馬亭鄉侯東觀記曰元和二年車駕東巡狩鴻以少府從上奏曰臣聞古

之帝王統治天下五載巡狩至于岱宗柴祭於天望秩山川協時月正日同斛權衡使

入不爭陛下尊履恭其燕奉承弘業祀五帝於明堂配以光武二祖四宗歲有告祀瞻望太

山嘉澤降樹柴祭之日白氣上升與燎煙合黃鵠群翔所謂神人以和合響之休符也上

善焉又曰以廬江郡為六安國所以徙封為馬亭侯和帝即位遷太常



永元四年代袁安為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  
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  
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  
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  
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  
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勢則日月薄食  
周室衰謂幽王時也皇甫即幽王后之黨也  
詩小雅曰皇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  
允膳夫其類非  
二故言之屬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  
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十月之交詩小雅篇名  
醜也孔甚也醜惡也周

十月夏之八月月也八月朔日月交而日食陰  
侵陽臣侵君之象也日辰之義日為君辰為  
臣辛金也卯木也又  
以卯侵金故甚惡也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  
二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  
下利器不以假人劉向上書云弑君三十六  
今據春秋與劉向同而東  
觀及續漢范氏諸本皆云三十一蓋誤也威  
柄謂周禮之八柄即爵祿生置予奪廢誅也  
利器謂國之權勢假借也左傳  
日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覽觀往古近  
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  
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  
平之末廟不血食三桓謂季孫氏叔孫氏仲  
孫氏三家皆出自魯桓公



故言三桓並專權魯國至魯昭公遂為季氏  
所逐平子乃攝行君事田氏陳敬仲之後因  
自陳奔齊改為田氏遂執齊政至田和乃篡  
齊六卿謂晉之智氏中行氏范氏韓氏趙氏  
魏氏並專晉政韓趙魏卒三分晉國也諸呂  
謂呂產呂祿也產領南軍祿領北軍謀危劉  
氏故曰統嗣幾後  
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  
行其勢也言親賢兼重方可執政孟子曰有也  
也今大將軍雖欲勅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  
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  
辭未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勅不敢便去又  
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

權威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  
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閉者月滿先  
節過望不虧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故言見戒也月滿先節謂未及望而滿也  
東觀記亦云作先節俗本作失節字之誤也此臣驕溢背君專功  
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  
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也  
雷電震懼天怒也戲豫猶逸豫也不敢自逸所以敬天也若勅政責躬杜  
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  
巖之水源自涓涓下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



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  
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  
明鏡也臣愚以為左官外附之臣前書左官附益阿黨  
之法設左官者人道尚右舍天子而事諸侯為左官外附謂背正法而附私家依託  
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  
聞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列郡莫不賦斂吏人  
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  
之吏無所畏懼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  
貪滑競為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

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

三光日月星也天道尚剛

周易曰乾健也天道終日乾乾是其剛也

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

宰牧從橫宜因太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書  
奏十餘日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  
於是收寶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笏皆自殺  
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  
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  
公卿會議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  
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



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  
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  
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  
人帝從之六年鴻薨賜贈有加常禮子湛嗣  
湛卒子浮嗣浮卒子夏嗣東觀記及續漢書夏字作夔也  
論曰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  
焉此上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泰伯  
周泰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  
凡李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  
未命泰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大王歿  
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一  
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去身三讓也

三讓之義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  
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泰伯以天下而違  
周伯夷率繫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違  
也未始猶未嘗也言泰伯伯夷率性  
清絮超然去國未嘗故有求讓之名故泰伯  
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  
徇其名而昧其致今子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  
矣徇營也言二字非故立讓風以求聲譽故  
至德稱於前古後代之人直欲營慕其名  
而行生取與之間多詐妄矣至夫鄧彪劉  
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



於義不亦薄乎

彪讓國異母弟荆及鳳愷以國讓弟憲帝皆許焉弟不當

讓爵故言非朕而彪愷豈獨受義名而陷弟於不義也

君子立言非苟

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

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勤者言行之所開塞

可無慎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其終

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徇名者焉

贊曰五更待問應若鳴鐘

禮記曰夙夜強學以待問又曰善待

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而後盡其聲不善答問

此也庭列輜駕堂修禮容穆穆帝則擁經以

從從就也

丁鴻翼翼讓而不飾高論白虎深言

日食

春秋經書曰有食之杜預注云日食者月掩日聖人不少言月掩日而以日食為

文關於所不見也

桓榮丁鴻列傳第一十七

王 解道 校正



張法勝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  
後漢書三十八  
張法勝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  
後漢書三十八

張法勝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

後漢書三十八

張宗傳

張宗字諸君南陽魯陽人也王莽時為縣陽

泉鄉佐續漢書曰卿佐主佐鄉收稅賦會莽敗義兵起宗乃

率陽泉民三四百人起兵略地西至長安更

始以宗為偏將軍宗見更始政亂因將家屬

客安邑及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宗詣禹

自歸禹聞宗素多權謀乃表為偏將軍禹軍



到栢邑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栢邑不足守欲  
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爲後拒  
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中  
令各探之笥以竹爲之鄭玄注禮記云圓曰篋方曰笥宗獨不肯  
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歎息  
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曰愚聞  
一卒畢力ソクスホハ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  
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留  
爲後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

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  
百萬之師猶以小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勢  
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  
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卻之乃得歸營於  
是諸將服其勇及還到長安宗夜將銳士入  
城襲赤眉中丞貫胛胛背上也又轉攻諸營保  
爲流矢所激皆幾至於死及鄧禹徵還光武  
以宗爲京輔都尉秦每郡有尉一人典兵禁景帝更名都尉武帝元鼎  
四年置京輔都尉各一人二千石見前書也  
案武帝置三輔都尉此注下文又



有各字明脫將突騎與征西大將軍馮異共  
左右輔三字擊關中諸營保破之遷河南都尉建武六年  
都尉官省并太中大夫八年潁川桑中盜賊  
群起宗將兵擊定之後青冀盜賊屯聚山澤  
宗以謁者督諸郡兵討平之十六年琅邪北  
海盜賊復起宗督二郡兵討之乃設方略明  
購賞皆悉破散於是沛楚東海臨淮群賊懼  
其威武相捕斬者數千人青徐震慄後遷琅  
邪相其政好嚴猛敢殺伐永平二年卒於官

法雄傳

法雄字文彊扶風郿人也齊襄王法章之後  
秦滅齊子孫不敢稱田姓故以法為氏法章齊湣  
王子也法章子建立宣帝時徙三輔世為二  
千石雄初仕郡功曹續漢志曰郡皆置諸曹  
也辟太傅張禹府舉雄高第除平氏長平氏屬  
南陽郡故城今善政事好發擿姦伏盜賊稀  
發吏人畏愛之南陽太守鮑得止其理狀遷  
宛陵今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路等三千餘人



冠赤幘服絳衣自稱將軍寇濱海九郡殺二千石令表初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明年伯路復與平原劉文河等三百餘人稱使者攻厭次城殺長吏厭次今博州縣是也轉入高唐高唐今博州縣燒宮寺出擊囚渠帥皆稱將軍共朝謁伯路伯路冠五梁冠佩印綬漢官儀曰諸侯冠進賢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冠兩梁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無五梁制者也黨衆浸盛乃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乃徵雄為

青州刺史與王宗并力討之連戰破賊斬首溺死者數百人餘皆奔走收器械財物甚衆會赦詔到賊猶以軍中未解不敢歸降於是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議皆以為當遂擊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史記范蠡之詞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浮海深入遠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勢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罷兵賊聞大喜乃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



鮮卑賊復驚恐遁走遼東止海島上五年春  
乏食復抄東萊間雄率郡兵擊破之賊逃還  
遼東遼東人李义等共斬平之於是州界清  
静雄每行部録囚徒察顔色多得情爲長吏  
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在列四年遷南郡太  
守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濱滄江沔水經曰  
武都沮縣東狼谷中至江河  
沙羨縣北南入于江羨音夷又有雲夢藪澤  
張捕反爲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

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

世猛獸不擾禮記曰大道之行四惠以爲畜  
龍以爲畜故魚鮪不以爲畜

故獸不擾不擾之也皆由忍信寬澤仁及

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

穿不得妄捕山林檻謂捕獸之機也  
穿謂穿也陷獸也是後虎

害稍息人以獲安在郡數歲歲常豐稔稔熟也

初平中卒官子真在逸人傳

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也初仕列郡稍遷爲

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也初仕列郡稍遷爲



涿令有文武才用太守以其能委在郡職兼

領六縣續漢志涿郡領七縣除涿以外有涿

撫兼風政修明流愛于人在事七年道不拾

遺頌帝未揚徐盜賊群起盤牙連歲

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屯據

歷陽歷陽今和州縣為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

將兵督揚州刺史尹燿九江太守鄧顯討之

燿顯軍敗為賊所殺又陰陵人徐鳳馬勉等

復寇郡縣殺略吏人鳳衣絳衣帶黑綬稱無

上將軍勉皮冠黃衣帶玉印稱皇帝築營於

當塗山中當塗縣之山也在今宜州乃建年號置百官遣

別帥黃虎攻浚合肥合肥故城在今廬州北也明年廣陵

賊張嬰等復聚眾數千人反據廣陵朝廷博

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拜為九江都尉

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

討之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梁太后慮群

賊屯結諸將不能制又議遣太尉季固未及

行會撫等進擊大破之斬馬勉范容周生等



千五百級徐鳳遂將餘眾攻燒東城縣東城縣故

城在八家州定遠縣東南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

伏擊鳳斬之封安為平鄉侯邑三千戶拜撫

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撫復進擊張嬰斬獲

千餘人趙序坐畏懦不進詐增首級徵還棄

市又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攻九江殺郡守

撫乘勝進擊破之斬孟等三千八百級虜獲

七百餘人牛馬財物不可勝算於是東南悉

平振旅而還以撫為左馮翊除一子為郎撫

所得賞賜盡分於麾下性方直不交權勢官

官懷忿及論功當封太尉胡廣時錄尚書事

承旨奏黜撫天下怨之卒於家

### 馮緄傳

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宕渠縣故城在

音古本反少學春秋司馬兵法謝承書曰緄學公

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當景公時善用兵

至齊威王時使大夫追論古昔司馬兵法而

附穰苴其中號曰司馬穰苴也父煥安帝時為幽州刺史疾

忌姦惡數致其罪時玄覽太守姚光亦失人



和建光元年怨者乃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太人在列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以事自上其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為徵奮抵罪會煥病死獄中帝愍之賜煥光錢各十萬以子為郎中緄由是知名家富好施賑赴窮急為州里所歸愛初舉孝廉七遷為廣漢屬國都尉徵

拜御史中丞順帝末以緄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群賊遷隴西太守後鮮卑寇邊以緄為遼東太守曉喻降集虜皆弭散也弭止也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所在立威刑遷廷尉太常時長沙蠻寇益陽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衆轉盛而零陵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開荆列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並奔走荆南皆沒於是拜緄為



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詔策緄曰蠻夷

猾夏久不討攝猾亂也夏華夏也攝各焚都

城蹈籍官人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竄

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摧

投木師木師猶六軍也詩云整前代陳湯馮

傳之徒以寡擊衆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

竊發西域諸國兵四萬人誅斬郅支單丁傳

首長安懸於藁街馬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

也宣帝時以衛尉持節送大宛諸國客到伊

修城時莎車王萬年殺漢使者子明乃以

告諸國王發兵五千人擊莎車殺其王傳

乃令壯士二人刺郅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

殺之持首詣闕郅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

都街夜郎西南夷之國也成帝時夜郎王興

數不從命牂柯太守陳立行縣至夜郎

興與從邑君數十人見立立數責因斬興

頭案夜郎王首不傳京師殺之者陳立又非

陳湯馮傳此蓋泛衛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

將軍所究覽也衛青霍去病俱出擊匈奴青

斬首七萬餘級次到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

後漢書



鐵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將答曰已命有

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禮記云天子

司祖于國門祖道祭也鄭玄注禮記云天子

門也遠郊門也國門也近郊詩不云乎進厥虎

臣闕如虺虎敷敦淮濱仍執醜虜將軍其勉

之詩大雅也當周宣王時徐方淮夷反叛宣

也言布兵敦逼淮水之涯因執得衆虜引詩

其勉也誠緝令時天下飢饉帑藏虛盡每出征伐常

減公卿奉祿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宦

官輒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緝性烈直不

行賄賂懼為所中乃上疏曰勢得容姦伯夷

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莊子曰孔子與柳

盜跖從卒九千人横行侵下季為友弟各曰故樂

羊陳功文侯示以謗書樂羊魏將軍也史記

而文侯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論功文侯

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賞尚書朱穆奏

緝以財自熯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緝軍至

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營道今道進擊武

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荆州



平定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  
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以為司隸校尉而  
上書乞骸骨朝延不許監軍使者張敞承宦  
官旨奏緄將傅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於江  
陵刻石記功請下吏察理尚書令黃儁奏議  
以為罪無正法不合致糾會長沙賊復起攻  
桂陽武陵緄以軍還盜賊復發策免頃之拜  
將作大匠轉河南尹上言舊典中官子弟不  
得為牧人職帝不納復為廷尉時山陽太守

單遷以罪繫獄緄考致其死遷故車騎將軍  
單超之弟中官相黨遂共誹章誣緄坐與司  
隸校尉李膺大司農劉祐俱輸左校應奉上  
疏理緄等得免後拜屯騎校尉復為廷尉卒  
於官緄弟允清白有孝行能理尚書善推步  
之術推步謂究日月五星之度昏且節氣之差拜降虜校尉終於  
家謝承書曰緄子鸞舉孝廉除郎中

### 度尚傳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



不為鄉里所推舉

續漢書曰尚少喪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書

為吏清潔有文武才略與此不同

積困窮乃為宦者同郡侯

覽視田得為郡上計吏拜郎中除上虞長

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

為政嚴峻明於發擿

非吏

人謂之神明

謝承書曰尚進善愛人坐以待

以為有不凡之操備後官至車騎將軍遠近音尚有知人之鑒

遷文安令

縣故城在今瀛州文安縣東北

遇時疾疫穀貴人飢尚開倉

廩給營救疾者百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

穆行部見尚甚奇之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

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

阯交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

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討之不能剋豫章

艾縣民六百餘人應募而不得賞直怨恚

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

益陽縣在今益水之陽故城在

今澧州益陽縣東

殺縣令衆漸盛又遣謁者馬睦督

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

公卿舉任代劉度尚書朱穆舉尚自右校

令擢為荊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



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深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家

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勅令秣馬葺食明且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群寇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時荆州兵朱蓋等征戍後又財賞不贍忿恚復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郡



縣太守任胤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是以尚爲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并勢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詔賜尚錢百萬餘人各有差時抗徐與尚俱爲名將數有功徐字伯徐丹陽人鄉邦稱其膽智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宣城縣故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椎獨髻也音直上反鳥

語謂語聲似鳥也書曰鳥夷併服

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爲

中郎將宗資別部司馬擊大山賊公孫舉等破平之斬首三千餘級封烏程東鄉侯五百戶烏程今湖州縣遷大山都尉寇盜望風奔亡及在長沙宿賊皆平卒於官桓帝下詔追增封徐五百戶并前千戶復以尚爲荊州刺史尚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爲已負乃僞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於延徵交趾刺史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



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荆州餘黨散入交趾磐身嬰甲冑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燼烏竄冒道還奔荆州刺史度尚懼磐先言怖畏罪戾戾亦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為國爪牙爪牙以猛獸為喻言為爪牙也而為尚所枉受罪牢獄大事有虛實○劉放曰案文大當作夫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求受侵辱之恥生為惡吏死為

敵鬼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真偽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磐字子石丹陽人以清白稱終於廬江太守尚後為遼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攻尚與戰破之戎狄暉畏年五十延熹九年卒於官

楊璇傳

楊璇字機平會稽烏傷人也高祖父茂本河



東人從光武征伐為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  
鄉侯建武中就國傳封三世有罪國除因而  
家焉父扶交阯刺史有理能名兄喬為尚書  
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  
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  
璇初舉孝廉稍遷靈帝時為零陵太守是時  
蒼梧桂陽獠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  
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  
盛石灰於車上排囊即今囊袋也排音蒲拜反繫布索於馬

尾又為兵車專擊弓弩剋共會戰劉放

戰何用共字蓋本非是期字誤作其遂轉作共也乃令馬車居前順風

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烧布布然馬驚奔突

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

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師郡境以清

梟懸也荆列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

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

璇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為

章具陳破賊形勢又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



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  
罪璇三遷為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  
後尚書今張溫特表薦之徵拜尚書僕射以  
病乞骸骨卒於家

論曰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寇攘滯橫隙而

生剽入盜邑者不闕時月也闕息假署皇王者

蓋以十數或託驗神道或矯妄冕股然其雄

深魁長未有聞焉猶至壘盈四郊奔命首尾

壘軍壁也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一屋奔命謂有命即奔赴之左傳曰余必使爾能也

也奔命若夫數將者並宣力勤慮以勞定國宣

也尚書曰宣九四方禮而景風之賞未甄甄

受之言互及景風至則行賞解見和紀甄明

不深知其情核者也孔子曰以此而推政道

庸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以此而推政道

難乎以免論語孔子曰不有祝鮀之

賈曰張宗禪禹敢殿後拒殿音丁江淮海岱

虔劉寇阻虔劉皆殺也其誰濟之雄尚緄撫玃能

用譎亦云振旅



張法勝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終

張泉王鰲校正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第二十九

范曄後漢書三十九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

則周公其人也配天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子路曰傷

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

孝也事見禮記啜音昌悅反廣雅云啜食也夫鍾鼓非樂云之

本而器不可去論語孔子曰樂云樂云鍾鼓

易俗也非謂鍾鼓而已然而三牲非致孝之

主而養不可廢孝經曰雖日用三牲猶為不孝言孝子者以和顏悅色為



難也非謂三牲而存器而忘本樂之適也已然不可闕其直也言感飾鍾簋之器而忘移風之本是失樂之意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不義而崇養更爲親憂是孝之累也脩已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其於東鄰之牲易曰東鄰殺牛不夫患水菽之薄于祿以求養者是以恥祿親也謂不以道求祿故可恥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

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檄召書也東觀記曰義爲安陽尉府檄到當守令也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韓詩外傳曾子曰任重道遠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



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安帝時汝南薛包子孟掌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歐杖不得已廬於舍外且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翁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頓猶廢也曰吾少時所埋意所戀也

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告請假也漢制也病屬歸家養病謂之賜告也年八十餘以壽終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為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以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以孝養也若夫江革劉般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撰其行事著于篇自此已上並華嶠之詞也



劉平傳

王望

王扶附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本名曠顯宗後  
 改爲平王莽時爲郡吏守菑丘長菑立縣屬彭城國  
 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  
 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稱其能更始時天下亂  
 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  
 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  
 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  
 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

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

○劉攽曰案文少一之字

平叩頭曰今日爲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爲命  
 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食音嗣下同因涕泣賊  
 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  
 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  
 謂曰嘗聞烈士乃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  
 子於是得全建武初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  
 城攻敗郡守孫萌平時復爲郡吏冒白刃伏  
 萌身上被十創困頓不知所爲號泣請曰願



以身代府君賊乃斂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  
遂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蘓渴求飲平傾其  
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乃裹創扶送  
萌喪至其本縣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  
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  
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全椒縣屬江郡政有恩惠  
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  
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  
所或唯班詔書而去後以病免顯宗初尚書  
作何

借外金離意上書薦平及琅邪王望東萊王  
扶曰臣竊見琅邪王望楚國劉曠東萊王扶  
皆年七十執性恬淡所居之處邑里化之脩  
身行義應在朝次臣誠不足知人竊慕推士  
進賢之義書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錢至  
皆拜議郎並數引見平再遷侍中永平三年  
拜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郇恁等恁字君大見黃憲傳  
恁音人在位八年以老病上疏乞骸骨卒於  
家



王望字慈卿客授會稽自議即遷青列刺史  
甚有威名是時列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  
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  
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劉放曰按廩者廩也稟  
也明為作褐衣許慎注淮南子曰楚人謂袍為褐事畢  
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  
時公卿皆以為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  
獨曰青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  
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春秋楚子因

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  
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  
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平反  
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  
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  
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諾吾軍有七  
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  
反於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為  
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  
可以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王曰諾引師而去  
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劉放曰春秋之  
義以美談案文當作義之春秋之義在處  
可用此據上下  
則不安也  
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  
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  
嘉意議赦而不罪



王扶字子元掖人也

掖今萊州縣

少脩節行客居

琅邪不其縣所止聚落化其德

小於鄉曰聚廣惟曰落居

國相張宗謁請不應欲強致之遂杖策歸

鄉里連請固病不起

○劉放曰案文當作固以病不起

太傅

鄧禹辟不至後拜議郎會見恂恂似不能言

恂恂然性沉正不可干以非義當世高之

永平中臨邑侯劉復

復光武兄伯升之子也

孫著

漢德頌盛稱扶為名臣云

### 趙孝傳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也

蘄音樂

父普王莽時

為田禾將軍

王莽時置田禾將軍於田北邊

任孝為郎每告

歸常白衣步檐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

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洒待之

孝高

名故以為長者客也

孝既至不自名

不自稱長

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

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華嶠書曰孝執云三

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

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父餓羸瘦不如孝



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糒  
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  
不害鄉黨服其義州郡辟召進退必以禮舉  
孝廉不應求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  
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衛尉復徵  
弟禮爲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於孝帝  
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  
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數年禮卒  
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歲餘復以衛尉

賜告歸卒于家孝無子拜禮兩子爲郎時汝  
南有王緄巨尉者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  
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  
弟季出遇赤眉將爲所哺哺食之也哺音補胡反琳自  
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由是顯名鄉邑後  
辟司徒府薦士而退琅邪魏譚少聞者時亦  
爲飢寇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縛以次當烹  
賊見譚似謹厚獨令主爨暮輒執縛賊有夷  
長公夷姓也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



應就食急從此去對曰譚為諸君嬰恒得遺  
餘餘人皆茹草菜不如食我長公義之相曉  
赦遣並得俱免譚求平中為主家令公主又  
齊國見萌子明見音五梁郡車成子威二人  
兄弟並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以  
身代賊亦哀而兩釋焉

淳于恭傳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也

淳于縣故城今在密州安

在縣東北故

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家有

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為收採又見偷刈  
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乃起畢落化  
之王莽末歲飢兵起恭兄崇將為盜既烹恭  
請代得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  
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  
改過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常獨力甲  
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  
苦為恭曰縱我不得它人何傷墾耨不輟後  
州郡連召不應遂幽居養志潛於山澤舉動



周旋必由禮度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皆  
不應客隱琅邪黔陬山遂數十年黔陬縣之山也黔陬  
故城在今密州諸城縣東北也建初元年肅宗下詔美恭素  
行告郡賜帛二十四疋遣詣公車除為議郎引  
見極日訪以政事遷侍中騎都尉禮待甚優  
其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  
帝與之言未嘗不稱善五年病篤使者數存  
問卒於官詔書寢歎賜穀千斛刻石表閭除  
子孝為太子舍人益神

### 江革傳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  
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  
險常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  
涕泣求哀言有老母每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  
者愿謹也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  
方華嶠書曰語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  
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必給  
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

每字小學作母  
每字誤



案驗以比之革以每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

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

也華嶠書曰臨淄令揚音高之設特席顯異巨孝於鄉人廣衆中親奉錢以助供養也

太守嘗備禮召革以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

殆滅嘗寢伏冢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

釋服因請以為吏永平初舉孝廉為郎補楚

大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

不肯還復使中傳贈送辭不受後數應三公

命輒去建初初太尉牟融舉賢良方正再遷

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遷五官中郎將每

朝會帝常使虎賁扶持及進拜恒目禮焉

也時有疾不會輒太官送醪膳恩寵有殊於

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

奉書致禮革無所報受華嶠書曰終不報書一也無所受帝聞

而益善之後上書乞骸骨轉拜諫議大夫賜

告歸因謝病稱篤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

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

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



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  
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華嶠書  
日致羊  
一頭酒  
二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稱  
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 劉般傳

劉般字伯興宣帝之玄孫也宣帝封子躡於  
楚是為孝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紆紆生  
般自躡至般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  
篤早失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尚幼紆親自鞠  
養常與共卧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  
病卒紆哭泣歐血數月亦歿初紆襲王封因  
值王莽篡位廢為庶人因家於彭城般數歲  
而孤獨與母居王莽敗天下亂太夫人聞更  
始即位太夫人般之母也前書音義曰列侯  
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母  
乃將般俱奔長安會更始敗復與般轉  
側兵革中西行上隴遂流至武威般雖尚少  
而篤志脩行講誦不怠其母及諸舅以為身  
寄絕域死生未必必或作  
分也不宜苦精若此數



以曉般般猶不改其業建武八年隗躡敗河  
西始通般即將家屬東至洛陽脩經學於師  
閔明年光武下詔封般為菑丘侯奉孝王祀  
使就國後以國屬楚王徙封杼秋侯杼秋縣屬梁國  
杼音是十九年行幸沛詔問郡中諸侯行能  
太守薦言般東脩至行為諸侯師東脩謂謹與反  
帝聞而嘉之乃賜般綬錢百萬繒二百匹二  
十年復與車駕會沛因從還洛陽賜穀什物  
留為侍祠侯永平元年以國屬沛徙封居巢

侯居巢縣屬廬江郡也復隨諸侯就國數年揚州刺史

觀恂薦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旌

顯顯宗嘉之十年徵般行執金吾事從至南

陽還為朝侯明年兼屯騎校尉時五校官顯

職閑而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

以宗室肺腑居之肺腑天子之親屬也每行幸郡國般

常將長水胡騎從帝嘗欲置常平倉宜帝時大司農

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之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之名曰常

平倉倉公卿議者多以爲便般對以常平倉外有



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  
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先是時  
下令禁民二業謂農者不又以郡國牛疫通  
使區種增耕汜勝之書曰上農區田法區方  
一丈七尺區丁男女種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  
畝得百斛中農區田法方七尺深六寸間相  
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丁男女種十畝秋  
收粟畝得五十一石下農區田法方九尺深  
六寸間相去三尺秋收畝得  
二十八石旱即以水沃之而吏下檢結多  
失其實百姓患之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  
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

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  
事夫漁獵之利為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  
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勅  
區種增進頃畝以為民也而吏舉度由欲令  
多前多於前歲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為租可申勅  
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  
田同罪帝悉從之華嶠書曰肅宗即位以為  
奪作脫也長樂少府建初二年遷宗正般妻卒厚加賜  
贈及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般在位數言政



事其收恤九族行義尤著時人稱之年六十  
建初三年卒子憲嗣憲卒子重嗣憲兄愷  
愷字伯豫以當襲般爵讓與弟憲道逃避封  
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  
特優假之假借也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  
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曰孔子  
稱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也論語之文  
言善無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  
謙遜潔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

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原本也懼非長克

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成

字少翁韋賢薨讓封於兄弘宣帝高其節以

為河南太守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又為丞相

見前近有陵陽侯丁鴻鄙侯鄧彪鴻讓國於

書也並時為司徒彪讓國於弟制以高行鳳明帝時為太尉卿音旨系身辭

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有

伯夷之節景猶慕也詩云景行行止前修宜

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  
納之下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



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道亡七年所守彌  
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  
之宜後不得以為比乃徵愷拜為郎稍遷待  
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遷步兵  
校尉十三年遷宗正免復拜侍中遷長水校  
尉末初元年代周章為太常愷性篤古貴處  
士每有徵舉必先巖穴論議引正辭氣高雅  
永初六年代張敏為司空元初三年代夏勤  
為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

喪由是內多眾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  
詔長吏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  
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  
為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為制服之科者  
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  
二千石千里之師前書杜欽曰即以二千石  
下宜去職在辯章百姓宜美風俗尚書曰九  
郡也章百姓鄭玄注云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  
辯別也章明也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



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

也前書曰今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樸猶濁其源而求流清也太后從之

時征西校尉任尚以姦利被徵抵罪尚會副

大將軍鄧騭黨護之而太尉馬英司徒李

膺望騭皆不復先請即獨解尚減錮愷不

肯與議後尚書案其事二府並受譴咎即馬

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三十萬以

千石祿歸養河南尹常以歲八月致羊酒時

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帝乃遣問

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罷尚書陳忠上疏

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前書

日秦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春秋漢合掌

股肱元首鼎足居職易曰鼎折足覆

協和陰陽調訓五品五品五常之教也三公

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

不惑位莫重焉尚書納舜於太麓烈風雷雨

川澤暴風雨舜行而不迷堯以為聖也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



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常朱儂少  
府荀遷臣父寵前十五司空張遷並爲掾屬具  
知其能儂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  
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沉重淵  
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雲之  
志兼浩然之氣孔子曰不義而富於我如浮雲  
而無怨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我善養浩然之氣  
也言愷有仲尼孟軻之德也頻歷二司舉動  
得禮二司謂爲以疾致仕側身卑巷處約思  
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景慕以爲法式往

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

上司孔光成帝時丞相哀帝時免後以日食  
徵詣公車復爲丞相師丹哀帝時代王

莽爲大司馬後爲大司空鄧彪明帝時爲太  
尉章帝元和元年賜策罷和帝即位以彪爲  
大傅錄尚書事張酺和帝永元五年  
爲太尉後策免十五年復爲司徒誠宜簡

練卓異以厭衆望書奏詔引愷拜太尉安帝

初清河相叔孫光坐減抵罪遂增錮二世釁

及其子二代謂父是時居廷都尉范邠復犯

減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襄

廷尉張皓議依光比比類也及子也音庇



愷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

公羊傳曰曹公孫會自也何賢乎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之善善也

刑挾輕下刑挾重

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重下刑適輕上服謂

二罪俱發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但與今尚書不同

耳如今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

左傳曰刑濫則懼及善人○劉放非先王詳刑之意也尚書周穆王曰有邦有土責汝詳刑鄭玄注云詳審察之也

有詔太尉議是視事三年以疾乞骸骨又乃

許之下河南尹禮秩如前歲餘卒于家詔使

者護喪事賜東園祕器錢五十萬布千匹少

子茂字叔盛亦好禮讓歷位出納出納謂尚

官也出謂受上言宣於下納謂聽下言傳於上桓帝時為司空會司

隸校尉李膺等抵罪而南陽太守成瑨太原

太守劉瓛下獄當死茂與太尉陳蕃司徒劉

矩共上書訟之帝不悅有司承旨劾奏三公

茂遂坐免建寧中復為太中大夫卒於官



周磐傳 蔡順附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徵士變之宗也自慶  
有祖父業建武初為天水太守磐少游京師  
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非  
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  
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韓詩曰汝墳  
章曰勸魚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  
通薛君章句賴赤也燬烈火也孔甚也近  
也言勸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  
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  
甚迫近飢寒之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以韋  
夏憂為此祿仕

帶未仕之服也求仕則服革帶故解和帝初

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陽夏屬淮

屬勃類歷三城皆有惠政後思母棄官還鄉

里及母歿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廬于冢側

教授門徒常千人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

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音神養和音不以榮

利滑其生術音回堯時隱人也堯聘之練食雲

母隱於五柞山至夏啓末為人所劫閉之室

中從求道回化而去高士傳曰堯梁各以天

下讓支父支父曰予適有勞憂之病方且瘳之末暇理天下也莊子作支伯吾親



以沒矣從物何為遂不應事物猶也建光元年年

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歲朝因令

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

講於陰堂之與東南隅謂之與陰堂幽暗也既

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相棺足

以周身分擲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

斂形謂衣履其形懸封謂直下棺不加冠也封也濯衣浣衣也

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

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

學者以為知命焉磬同郡蔡頌字君仲亦以

至孝稱汝南先賢傳曰蔡頌事母至孝并結

戩而有扶老藤生頌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

客卒至卒音十母望頌不還乃噬其指噬也

頌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

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

得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頌抱伏棺柩號哭

叫天穴遂越燒它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

為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



順輒圍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為差  
車馬到墓所太守鮑衆舉孝廉順不能遠離  
墳墓遂不就年八十終于家

### 趙咨傳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也

燕故城今滑州昨城縣也古南燕之

也父暢為博士咨少孤有孝行州郡召舉孝  
廉並不就延熹元年大司農陳豨舉咨至孝  
有道仍遷博士靈帝初太傅陳蕃大將軍竇  
武為宦者所誅咨乃謝病去太尉楊賜持辟

使飾巾出入

請與講議

以幅巾為首飾不加冠冕

舉高第

累遷敦煌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為  
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  
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  
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  
請盜皆慙歎跪而辭曰所犯無狀于暴賢者  
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益知名  
徵拜議郎辭疾不到詔書切讓州郡以禮發  
遣前後再三不得已應召復拜東海相之官



道經滎陽令敦煌曹高咨之故孝廉也

咨為

太守時薦

迎路謁侯咨不為留高送至亭次

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

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

歸家其為時人所貴若此咨在官清簡計日

受奉豪黨畏其儉節視事三年以疾自乞徵

拜議郎抗疾京師

○劉放曰案抗

將終告其

故吏朱祗蕭建等使薄歛素棺藉以黃壤

棺

置土以藉

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

之乃遺書勅子胤曰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

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

鑒茲性命以存亡為晦明死生為朝夕故其

生也不為娛亡也不為戚夫亡者元氣去體

真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

元氣天之氣

旋也端際也太素太始天地之初也言人既

死正魂游散反於太素旋於太始無復端際

也既已消仆還合糞土土為棄物豈有性情

而欲割其厚薄調其燥溼邪但以生者之情

不忍見形之毀乃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



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

棺槨易繫辭棺槨之造自黃帝始劉向曰棺

黃帝始案禮記曰殷人爰自陶唐逮于虞夏

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禮

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之堅周殷人棺槨

室因之制兼二代復重之牆翬之飾禮記曰

置翬盧棺曰牆載棺車箱也三禮圖曰翬以

五尺葬時令人執表以旌銘之儀禮記曰銘

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劉放詔復

### 合斂之禮

柩復謂招魂復魄也合以玉珠實

復男字稱名婦人稱子穀梁傳曰貝玉

宅兆之期期謂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

殯踰月而葬宅棺槨周重之制禮記曰天子

重又曰君松槨大夫栢槨士雜木槨注云天

重大夫再重士一重也衣衾稱襲之數九

斂諸侯大夫士皆用複衾君錦衾大夫縞衾

士緇衾又曰天子襲十二稱諸公九稱諸侯

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小斂尊卑同十九稱

後漢傳十九

七四



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以下

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積陵戰國當春秋時也積陵謂

積陵積陵謂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隧謂

掘地為堦道王之葬禮也諸侯則懸棺故謂秦

伯殉葬左傳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繆公名也

哀之為賦黃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

石槨之奢宋司馬桓魋也自為石槨三十年不

朽之愈也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

興滯邪之法國貲糜於三泉人力單於酈墓

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窀穸也厚夜猶長

夜也秦始皇初即位營葬驪山役徒七十餘

萬人下錮三泉宮觀百宮奇器珍怪莫不畢

備今匠作弩矢有射窠近矢輒射之以水銀

為百川江河大海上具天文以人魚為膏燭

事見史記○劉攽曰注人魚自生民以來厚

終之敝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周禮謂

公制禮之後仲尼自墨子勉以古道猶不能

禦也禦止也言猶不能止其奢侈後墨子曰古

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堯葬印之山滿坎無

臭三王者豈財用不足哉是以華夏之士爭相陵尚違禮



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家竭財以相營赴廢事生而營終亡替所養而為厚葬也替廢也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為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并棺合槨以為孝愷豐貲重祿以昭惻隱穀梁傳曰衣一衾曰祿音遂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葬於蒼梧蓋二妃未之從也豈有匹配之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况於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同即會謂呂望為太師死葬

於周其子封於齊比五代皆時乖則別謂葬於反葬於周此時同則會也蒼梧二妃不從動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裸葬王孫者揚王孫也臨終令其子曰吾死可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下從足脫其囊以身親土遂裸葬見墨夷露骸之欲見孟子孟子曰吾聞墨之石喪以薄為其道也蓋上一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見孟子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沒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梁伯鸞父護寓於北地而卒卒葬於具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忘忠孝之道邪况我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



慕也薄微上同古人下不為咎果必行之勿生

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

以乖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以悟爾心

但欲制坎令容棺槨棺歸即葬歸到東郡也平地

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

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復有言矣朱柩

蕭建送喪到家謝承書曰咨在京師病困故吏蕭建經營之咨豫自買小

素棺使人入取乾黄土細擣簡之聚二十石於棺內其後自著所中單衣先置土朱柩案一傳中柩柩不同當從一

子胤不

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改殯也抵建譬以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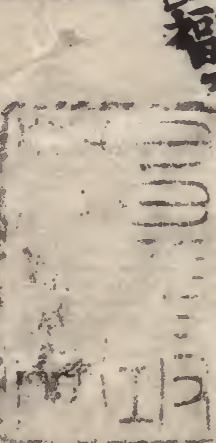
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贊曰公子長平臨寇讓生淳于仁悌巨孝以

名居巢好讀遂承家祿伯豫逡巡方迹孤竹

文楚薄終喪朽惟速周能感親也神養福也

也謂誦詩至汝墳思養親而求仕也也



後漢書列傳第三十九

王 師 道 校正



